



連戰博士在中大演講的感想

撰寫：林榮利（地理69、高宏專業顧問公司、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）



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一日是連戰夫婦及一行人訪臨香港，也是他倆闊別香港三十八年，此行是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，並於十二月八日接受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。連戰博士於十二月十日下午五時正，在中文大學邵逸夫堂以「兩岸三地的新天地——中華民族的遠景」為題發表演說。身為台大校友，亦為中大校友的雙重身份，很享受是次的演講會。樣子看似嚴肅的連戰在講台上，盡顯他機智和幽默，例如，把范仲淹的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唸成「先天下之樂而樂」，引來滿堂大笑，機智的他，稱現今有許多人都是「先天下之樂而樂」，全場觀眾以熱烈掌聲回應之。在演講會中，連戰博士提出有關兩岸三地許多值得咱們深思反省的問題如下：

1. 連戰博士在演講會中甚為精闢，他提及英國著名哲學家卡爾·巴柏（Karl Popper）一書《開放社會及其敵人》（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），巴柏（Popper）在其書中指出，其實最大的敵人就是每一個政府都是擁有無限的權力，若政府的權力沒有受到適當的制衡，其

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，因為「政府是必要為惡」（Government is a necessary evil.）。唯有肯定自由，肯定理性的優越，才能使我們在政府與人民之間、在人與人之間，求得「實際合理的根本解決問題，喻兩岸三地，努力，開創一個更加明理的社會，拋棄舊思維的困綁，走出歷史的悲情，勇闖新天地，以勇敢、務實以及政治的勇氣，為大中華共用努力創建：民主、平等、均富的新天地社會。

2. 知識份子的責任，有高瞻遠矚，為每一個時代發出箴言，正如范仲淹所言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是中國知識分子高尚的情操，繼往開來，建構未來的康莊大道，承傳文化，時代賦予我們一份責任感，為天地立心，為新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

3. 新天地的核心價值是什麼？所謂：「舊事已過，一切都變成新的了」，是新思維嗎？是新價值嗎？是新經濟體系？是新大中華民主體系嗎？是新人生觀嗎？是新文

化觀嗎？是新生活方式嗎？是新……等等。新天地的價值是有許許多多，數之不盡，要開創新天地並非少數人能辦得到，而是整合兩岸三地大中華必須面對的事情。正如連戰博士指出：「為者長成，行者常至」只要持之以恆，總有一天必能達到日到標。讓我們做的更好！

最後，憶想在台大唸書時，代聯會以「焚燒需要勇氣」為題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作為小結：「身為中國新生的知識份子，我們敢不敢談擔當？我們敢不敢談愛國愛人？身為臺大的一份子，身為苦難中國的一員，除了規劃自身的前途外，我們是否應該拓寬我們的視野？傅斯年先生的理想：『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精神』，就是希望我們培養恢宏磅礴的精神，擴大對人群、國家以至於全宇宙的關懷及熱愛。我們的校訓更具體的提醒我們，除了人格、學識的敦勵外，還要有『獻身』的精神。愛不是激情，不是搖旗吶喊，更不是冷漠，愛是踏實而恆久的奉獻。」

蟋蟀、捉蟋蟀、鬥蟋蟀 (北方生活小品)

撰寫：田文忠（外文44）

蟋蟀

蟋蟀也叫做促織，屬昆蟲綱，因為到了初秋才變為成蟲，所以也稱為秋蟲。北方的蟋蟀大致分為老虎頭，猴子頭（狗頭），仙公帽（僧帽），飛呼螂（可能是飛蛄或飛螞蛄的諧音），油葫蘆，金鈴子等。老虎頭有黑、黃兩種，頭大、面圓、牙利，身型雄偉；猴子頭臉長、嘴尖，身型較小；仙公帽面部扁平，頭上有筆架型的三尖小帽；飛呼螂頭小，有翅、會飛；油葫蘆身型巨大，面部有棕色花紋，部分有翅；金鈴子黃色，身型微小，雌雄同棲同遊，形影不離。

雄蟋蟀的兩翼變成薄膜，上面佈滿皺紋，中間各有一面光滑、透明的圓形小鏡片。兩翅振動可以發音，尤其是金鈴子更會「彈奏」出輕快、絕妙的叮叮琴聲，十分動人。在所有的蟋蟀中，只有雄性的老虎頭才好勇鬥狠，其他蟋蟀很少打鬥。雌性蟋蟀身較大，不會叫，也不會打鬥，牠們除去像雄蟋蟀有兩條鞭尾外，還有一條堅硬的長尾管，可以入泥土中產卵。

捉蟋蟀

捉蟋蟀也有些技巧，每到初秋，我時常於下午或傍晚，獨自到護城河堤岸或田野的草叢中「展開工作」。傳說中，墳墓裏的蟋蟀最厲害，所以有時也到亂葬墳等地方去捉。要找好蟋蟀，首先要聽牠們的叫聲是否宏亮、有氣勢，再躡手躡腳慢慢走到牠們藏身之處，撥開野

草，不停大勁去吹，只要牠們一跳，暴露行蹤，就很難逃出我的「魔掌」。如果牠們藏身洞穴裏，通常是一對情侶，正在唧唧我我、纏綿繾綣。那時牠們不會大聲鳴叫，只是發出清雅、幽揚的琴瑟之音。為了不使別人騷擾，牠們用細網般泥土封閉洞口，我這個不懂情義的楞小子只好展示專有的法寶，施以「尿攻」。我的體內可以隨時儲存大量「自來水」，不愁制水，「水龍頭」更可以隨時開關，無需找人修理。那種「絕技」只有我那個膽大妄為、無所不為的呆鳥，才能練到爐火純青、登峰造極的境界。

我捉蟋蟀時不用任何工具，更不用捕蟲網，所以有時會傷害到牠們的觸鬚或肢體，最感可惜。捉到蟋蟀後，也只是放入隨處可以採摘到的南瓜（南方的南瓜）管狀葉柄內，兩頭用豆葉堵好，就功德圓滿了。回到家裏，則用舖好濕潤泥土的舊鐵盒、爛瓦罐飼養。有時還在裏面種些麥苗，甚至還替雄蟋蟀一隻雌性伴侶，讓牠們好似仍然在田野裏過着溫馨、美滿的生活，總算有點菩薩心腸，「憐香惜玉」了吧！

鬥蟋蟀

近代，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少年，不再喜歡鬥蟋蟀那種十包子娛樂，很可能連牠們是甚麼樣子也不知道。香港禁止鬥蟋蟀，因為人們常以那種玩意做為賭博。古老中國的執綽子弟、皇室貴胄常以鬥蟋蟀豪賭，造成不良的社會風氣。玩物喪志，甚至誤國誤民。我們那代的

青少年，因為沒有甚麼東西好玩，所以養蟋蟀、鬥蟋蟀成為一時的風尚。尤其是像我那樣的頑童，鬥蟋蟀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情趣之一。

在鬥蟋蟀之前，先把牠們放在手中，兩手前後互換，遛幾趟，做為臨陣的熱身運動。放入戰場後，用老鼠鬚或星星草做成的小毛刷在牠們的臉部、尾部撥弄幾下，使牠們以為有人向牠們挑戰，太歲上動土，激發牠們的怒氣和鬥志，然後引到敵人面前。那時節個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箭在絃、刀出鞘，一場生死大戰立刻展開。兩隻蟋蟀各自張開紅色（有些是血紅色）、兩隻老虎鉗般的大牙，咬住不放，喀嚓之聲不絕於耳，可以堅持兩三分鐘各不相讓。幾個回合後，一方敗陣，丟盔棄甲，落荒而逃，勝者則耀武揚威，振翅得兒、得兒（或者啾、啾、啾），連聲高叫，但仍然向敗軍之將窮追不捨。如果敗將不能及時用強力的後腿把追逐者彈開，或彈力到了強弩之末，那條大腿可能被咬掉！那場慘烈的戰況，絕非五十多年前在旺角雀仔街所看到，形似威猛的大蟋蟀，但只是咬上幾口立刻分出勝負可比。

